

忆林

人间物语

教我唐诗的小姐姐

| 徐君红 文 |

我读的第一本诗集，是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那时年龄小，实在理解不了诗人要表达的意思，只知道摇头晃脑地从上往下背，但是其中经典的诗句，朗朗上口的语言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引领我受到唐诗的熏陶并且终身爱上诗词的，是童年时外婆家村子里的一位小姐姐，至今想起她来，仍是温馨满怀。

童年时有个暑假我住在外婆家。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，绿树掩映，风景很美。因为我是外来的又刚来，没有玩伴，只能常常一个人待在小河边，看那小鱼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看那小鸟从天边悠然飞过。每当夜色来临，村子上空就飘起缕缕炊烟，像轻纱一样缥缈朦胧，这时便听见外婆扯了嗓子的喊声：“阿君，回来吃夜饭啰——”这时，我才不情愿地从河边的卵石滩上起身，再往河里扔几块小石头，看了那一圈圈的涟漪荡漾开去，才悠悠地往外婆家走去。

外婆家是开面店的，家里有揉面的器具，老式的，帮客人将面粉加工成面条。有次家里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，是一位小姐姐，齐眉的刘海下一双大大的眼睛清澈透亮，光洁的额头，一根又黑又亮的辫子。她看见我一直看她，就朝我笑笑，我也朝她笑笑。我们立刻攀谈起来，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楚心雨，和外婆一个村子的。妈妈是江西人，她随她妈妈的姓。我说这个名字好听，我也把我名字告诉她，她掏出笔把我们俩名字写在手心里，看着那两个紧紧挨在一起的名字，我们都笑了。我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。

那年我九岁，她十二岁。那个夏天，我们一块儿割草，一块儿下河摸螺蛳，一块儿游泳，她唱歌很好听，居然会唱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旋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；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”那时只觉得这歌声绕呀绕呀，它倏地一下钻进我心里，就像夏天吃冰棍一样，凉丝丝的，舒服极了。当我们在卵石滩上赤脚走的时候，她会随口念一些诗，当年我才小学二年级，识字不多，更别说文念诗了。会的几首诗翻来覆去不外乎那几首《咏鹅》《悯农》之类。她却能一首接一首地背，一板一眼，声音抑扬顿挫，比唱歌还好好听。虽然听不大懂诗的内容，但我听得很入神。

“你不读诗的吗？”她问。

我老老实实地答：“我还没认识多少字，老师没教几首。”

“老师教的确实没几首，我自己从一本书《唐诗三百首》上学的。你如果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”她说。我崇拜地望着这个小姑娘，使劲点点头。

“我可以叫你姐姐吗？”我怯怯地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妹妹。”她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落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《春晓》是姐姐教我的第一首唐诗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我问姐姐“闻啼鸟”是什么意思，姐姐说，闻就是听，当你每天清晨起床时，不是时常会听见鸟叫声吗？这就是“闻啼鸟”。哦，懂了。我就这样一首首读了下来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哦，这句诗我懂得。一团团野火在燃烧野草，但怎样也烧不完还留根，当一阵阵春风吹起，野草又重生了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”这两句姐姐解

释给我听，我懂了，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景象，国家残破，虽然山河依旧，可是乱草满城，荒木满街。杜甫有一首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两相对照，把春天的景色给写活了，渐渐地，在姐姐引领下，我读诗读出了韵味，增长了不少知识。

一个暑假一晃而过，转眼我要回自己的家了。临走时，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。姐姐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放了寒假你再回来，我们一起玩，再一起读诗。”我和她勾了勾手，挥手作别。一放寒假，我催着妈妈送我去外婆家，但外婆告诉我，心雨爸妈离婚了，她随她妈去江西读书了，那时我不知道“离婚”是什么概念，但见不到姐姐，我是怎样深深地失望呀！小小的我几乎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深的失望！我几乎要哭起来，外婆见我红红的眼睛，拍着我的头，从柜子里掏出一本书来对我说：“这是姐姐临走时送你的书，她关照我一定要交给你，送给你作纪念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正是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姐姐钟爱的书。我用手细细地摩挲这本书，泪水一颗一颗地滴下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这个诗一般精致有韵味的美丽小姐姐，但《唐诗三百首》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在这无数个日日夜夜中，我不断地从书中吮吸着营养，充实着自己。当我徘徊于十字路口之时，迷茫不知所措，它犹如一盏引途的明灯，告诉我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当我取得优异成绩，沾沾自喜时，它犹如沉鸣的古钟把我敲醒，告诉我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。当我失意落魄、屡屡受挫时，它犹如母亲温暖的手抚过受伤的心灵，告诉我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



蔬果图

国画 冯杰

桑园晨读

| 唐咏梅 文 |

或坐或躺，听林间鸣蝉低吟浅唱，苦读时歇一歇，来一首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”，拂去几许暑热烦闷。

深秋桑叶稀，板栗林下落叶积满地，脚踩厚软金黄地毯，发出细碎脆响。微雨欲来时，水塘上空成群低飞的红蜻蜓，不时撞在摊开的书本上，提醒埋头攻书的女孩快快回到屋檐下。如丝如发的绵绵秋雨，一点点打湿发梢；粘上脸颊沁凉的酥痒，像母亲带茧的手掌轻抚，勾动心底思乡之情化作一阵泪雨。抬眼，望一望远山外家的方向，歌一阙《满江红》鼓起凌云志：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”

那时，初冬已有霜，桑条叶儿落净沉入冬眠，藏起繁华过往，静待来年春暖江南再展丰姿。白雾迷漫的水塘边，一丛丛芦苇青绿带焦黄，倒垂水面缀满银霜，似美人对镜梳妆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哈气搓手，甩出一颗小石头，它叮叮咚咚滑过结满薄冰的水面跳到对岸泥坎边……

记忆中，少年的天空多晴朗！

匆匆，最忆桑园边提壶取水人啊，慈爱温厚如父如兄的朱井勤先生，他一家三口住在西南边一栋筒子楼里，天天一早出来，南边开水房打水，北边桑园煤屑路上绕道走一圈，远远看一看散落桑林间读书声渐高的几个农村女娃。师生目光交汇，他细长眉眼一笑飞扬，不待我们走近打招呼便转身，渐行渐远，留下一串串轻快脚步声耳边回响——先生皮鞋脚后跟钉着铁片儿，打在煤屑路上的脚步声，成了我们晨读时半场休息的准点报时……

一千多个晨光微露的校园晨读，霞光云影共徘徊，天籁和鸣伴书声，匆匆！

中考前夕，成绩优异的我原本被保送本校高中部重点班学习，先生再三力劝我留下来，实现上大学的梦想。可家境贫寒的我却毅然选择了读中专……林中长谈，先生深深惋叹，至今长留心底。

三十年前，菁菁校园有我苦读沉吟身影；三十年后，昔日桑园起高楼，崭新的图书馆，现代化的女生公寓，标准的实验楼，新建的南大门巍然屹立。校园扩建后，已容纳近百个教学班、五千余名师生在此学习生活，教学相长游刃有余……母校旧貌换新颜，金色夕阳里，和爱人漫步清新校园，林间宽阔水泥路纤尘不染，郁郁文风自沛然。

巍巍井冈下，清清泉江畔，一座古老而青春的校园——江西省遂川中学，多少莘莘学子向往之的圣殿，搏击长空的雄鹰永远眷恋的精神家园——一百年前，她的芳名叫“五峰书院”，我的祖父也曾是母校的一介书生……

那年的九月一日，一个浑身沾满灰土的少年，踩着金色秋阳急急走在泉江南岸，远远望见绿树笼盖下一道长长的白围墙，正中庄重古朴的门楼上，立起“江西省遂川中学”鲜红美术大字。

撒腿小跑着奔向几回回梦中来访的校园，迎接我的是《歌唱祖国》欢乐乐曲。此刻，清晨点着火把出门，辗转七个多小时换过三趟车，赶了近百里尘土飞扬盘山公路的疲劳一扫而光！

来不及擦擦汗水拍拍灰尘，一个人在偌大校园无头苍蝇似的东奔西跑，小步紧跑着一气儿报名、交费、换饭票、搬床板，天暗下来才走进植物园西侧一楼教室里，班主任朱井勤先生仍在安静地等着——一个从偏远乡镇赶来，又黑又瘦的小女生最后一个来领书；他温暖的微笑驱散了乡下人初次进城的心中忐忑。

占地近两百亩的校园，绿树葱茏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，更像一座美丽花园。两千多师生散入林中十几栋青砖黛瓦的简净小楼，三十六个班级同时教学互无干扰，任老教师们在三尺讲台尽情挥洒激情飞扬。

没时间细品想家的滋味，来自乡下的女生都住进一栋两层青砖瓦楼，初中部女生睡一楼大通铺，高中部的住楼上三开间。跟着高年级学姐每天清晨5:30起床，早早在校园外操场跑完三千米，喘息未定，听着广播一招一式做完体操后，自由晨读。

规规矩矩走进教室摇头晃脑念书的少，一窝蜂大声诵读，耳朵里回声嗡嗡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朱井勤先生深明此意，特许我们七个住宿女生自觅佳处流动晨读。

校园东北角，一处清浅水塘，几株高大板栗树粗枝横卧水面，绿荫遮天蔽日。林边十来亩荒地，给角门外洲上农人辟为桑园，拓得沟垄整齐，春来满眼新绿。

最爱在三月柔桑田畦间高声读书呀！春雷滚过，小雨沥沥，脚下的土地松软了，蕴藏了一冬的壮实桑枝爆满芽儿，一个个紧贴枝头由黄变绿睁开眉眼，微风夜雨中疯长。一眨眼，簇新肥嫩桑叶铺满田垌，密密匝匝蓬蓬勃勃。

在桑叶散发出甜香味道的空气里深呼吸，吟诵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……”晨曦中，一个年轻蚕妇进门采桑，一双巧手上下如飞摘新叶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堆起半人高满篓桑叶，她抬手拭汗长吁一口气；总在匆忙转身出角门时，回头一笑羞红了脸，低回眼眸里，流淌出对藏身桑叶间发奋读书的女孩的欣羨……

夏日炎炎，桑园浓绿愈变深沉，密集桑枝挤满垄沟。我们避开刺目骄阳，在水塘上空栗树上